

阿佩爾坐在他單身公寓的廚房桌邊，一邊打哈欠，一邊用手揉他亂蓬蓬的頭髮。他的藍眼睛落到方格子花紋桌布上，又打了個哈欠。他很疲倦，一個晚上都在絞盡腦汁想一個難題，可是，到現在也沒有想出解決的辦法。

阿佩爾需要還一筆 1000 元的債，可是，他現在手頭只有 25 元，另外的 975 元不知道到哪兒去弄。

阿佩爾搞不明白，他怎麼會欠庫柏先生 1000 元呢？但是，他的確是欠了，因為庫柏先生手中有一張 1000 元的借條。阿佩爾不得不承認，那上面的字是他簽的。

事情發生在一個星期前。那是一個星期六，他到「夜鶯俱樂部」吃晚飯，慶賀自己 29 歲生日。他之所以選擇「夜鶯俱樂部」，是因為他的老板經常提起它。他是一個人去的，因為他沒有錢，請不起朋友。他在一家花圃工作，每個星期的薪水是 80 元，可是每個月要匯 60 元給老家的母親，所以他手頭一直很拮据。

阿佩爾很愉快地在「夜鶯俱樂部」用餐，當俱樂部老板庫柏先生走過來，向他做自我介紹時，他受寵若驚。當庫柏先生得知阿佩爾是來慶祝生日的，他更加親切了，他不要阿佩爾付飯錢，並且盛情邀請阿佩爾到樓上他的私人休息室，見一些很有身份的人。

阿佩爾隱隱約約地記得，他走進一間充滿煙霧的房子，裏面一張張桌子邊圍滿了人。有人遞給他一大杯飲料，領他到一張桌子旁。

以後，他就什麼也記不起來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醒來時，發現是在自己的床上，衣服也沒有脫，頭痛得要死。錢包裏的 20 元錢不見了。

那天晚上，當他還在治自己的頭痛時，一個名叫布克和大衛的人代表庫柏先生來拜訪他，他們拿出他寫的借據，布克解釋說：「朋友，你昨天晚上的運氣很差，大衛，你說是不是？」「是。」大衛說。

阿佩爾解釋說，他身邊沒有 1000 元，但是，無論他怎麼說，都沒有用。

「庫柏先生給你一個星期的時間還錢，也就是說，下個星期六，把錢準備好。至於怎麼弄到錢，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，」布克一邊說，一邊用手指捅阿佩爾的肚子，最後他結束說，「大衛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，」大衛同意說。

阿佩爾得出一個結論，那兩個訪客，沒有一個是好東西，他們很像電影裏的惡棍。布克留著八字鬍，穿著修紋西裝，大衛則一臉橫肉，肩膀寬闊，阿佩爾覺得他們非常粗魯。

現在已經到了星期六晚上，或者更確切地說，已經到了星期日凌晨了，那兩個惡棍隨時會來。阿佩爾最佳的付款方式，就是先付 25 元，然後每周付 10 元，

一直到還完債務為止。阿佩爾從來沒有想過賴賬，他只是覺得自己非常愚蠢，不該賭博，現在，他必須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價。

他想煮一壺咖啡，等他們兩人來時，心平氣和地坐下來，邊喝咖啡邊談談。他量好咖啡，剛插上電插頭，門便開了，布克和大衛走了進來。

「喂，朋友，錢怎麼樣了？」布克先生問。

「瞧，布克先生，」阿佩爾說，「我們坐下來，喝點咖啡，也許我們能談談？」布克的眼睛眯成一條縫：「你是說你還沒有弄到錢？」

阿佩爾把手伸進口袋說：「我這裏有 25 元，我想，也許我們可以談談。」

「我想，」布克說，悠閒地戴上一隻黑手套，「如果我們答應的話，庫柏一定會非常生氣的。」

「哦，不是說——」阿佩爾剛開口說話，就痛苦地呻吟起來，因為布克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，他的身子彎了下來，但馬上又直了起來，因為臉上又挨了一拳。

阿佩爾想舉起雙手保護自己，但是，他的雙手被大衛抓住，扭到背後，因此，布克的拳頭雨點般地落在他的臉上和身上。最後，拳頭停下，阿佩爾覺得全身都痛。

「下個星期六交錢，否則要了你的命，」阿佩爾模模糊糊地聽到布克說，兩人隨後揚長而去。

阿佩爾在地板上躺了一個多小時，他的身上和臉上痛得不得了。最後，他掙扎著站起身，走到浴室。他不敢看鏡子中的自己，用冷水沖洗滾燙的面頰。後來，他又從冰箱中拿出冰塊，敷在臉上，一直到臉部發麻。那個晚上，他就那麼睡一會兒覺，敷一會兒傷，一直折騰到天亮。

第二天早晨，阿佩爾打電話給花圃老板，告訴他自己出了一點意外，一個星期不能上班。老板深表同情，告訴他好好休息。老板非常欣賞阿佩爾，因為他工作很認真。

阿佩爾在床上躺了一整天，他並不是一個傻瓜。他的問題是事情發生得太突然，他一時轉不過彎來。在這一整天中，他想清楚了。他相信，在俱樂部的那個晚上，他被人下了藥，糊裏糊塗地被推到賭場上，不知怎麼就輸了一大筆錢。現在，他又被毒打，這是很卑鄙的行為。

阿佩爾有兩種辦法可以來回應，第一個辦法就是用武力來解決，他可以一個接一個地幹掉那三個傢伙，就他的體力而言，這是可以做到的。不過，現在他並不想這麼做。

第二個辦法，就是用現金來計算。在「夜鶯俱樂部」，他被搶去 20 元，另外。他因為挨打而請假，失去了一個星期的工資。他被打了，有權要求賠償。還有其他一些損失。具體數目以後再定。現在，阿佩爾認為，用現金來賠償他的損失，是唯一明智的選擇。

當前的問題是，如何得到賠償金。首先，他必須獲得有關庫柏和他手下的消息。阿佩爾記起，有一天晚上，他曾和公寓經理以及一個叫阿爾比的人聊天，公寓經理說：「阿爾比，你以前在俱樂部幹過，是嗎？」阿爾比咕嚕了幾句，好像

不願談這事。

現在，阿佩爾決定找阿爾比，因為阿爾比經常去離這裏兩條街的金光餐館，很容易找到。

晚上，阿佩爾換上整齊的衣服，刮刮鬍子。雖然紅腫已經退了一些，但他的臉仍然腫腫的，沒有血色，他敷了一些有色的爽身粉，這樣稍微好看一點。阿佩爾到金光餐館時，裏面人並不多。但是，阿爾比已經在那裏了，他坐在櫃台頂頭，面前放著一個空啤酒杯。顯然，他已經喝完了一杯啤酒。

阿佩爾走到阿爾比身邊，阿爾比很高興有人坐到他身邊，那人可能會請他喝一杯。阿佩爾提議他們一起到他的公寓，安安靜靜地喝兩杯，阿爾比一聽，欣然接受。當他看到阿佩爾買的兩瓶威士忌時，兩眼放光。

幾分鐘後，兩個人坐在阿佩爾公寓的廚房桌邊，喝了起來。阿爾比對阿佩爾的招待非常感激，馬上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。他顯然是個寂寞的老人，需要有人傾聽他的心聲。阿佩爾並沒有引導，他就談起了庫柏，他說庫柏是個卑鄙的小人，做了許多罪惡的勾當。

從阿爾比的嘴裏，阿佩爾得知，庫柏除了「夜鶯俱樂部」外，還有許多企業，包括餐廳、賭場和一些低級場合。他還得知，布克和大衛的工作是每星期六到各賭場去收錢，他們通常是開著庫柏的黑色高級轎車去的。庫柏對誰也不信任，布克和大衛每次總是一起去收錢，這樣就可以互相監視對方。他們有一定的工作時間，每一個賭場經理都接到命令，如果兩人沒有按時來收錢，就得立刻通知庫柏。他們收錢的最後一站是「黑豹餐廳」，從那裏他們直接回「夜鶯俱樂部」，把裝著錢的黑皮包交給庫柏，然後再去找那些欠庫柏錢的倒霉蛋。

有一件事阿佩爾認為非常有價值，那就是，警察局有一位叫狄克的警官，非常痛恨庫柏，只是沒有找到機會下手。

阿爾比走後，阿佩爾坐在廚房桌邊，久久地沉思。

最後，他拿出一張紙和一支鉛筆，寫道：第一步，同時在下面劃了一條線。又考慮了一會兒後，他記下一個短短的摘要。接著是第一步，這一條裏，內容比較多。等他把各項步驟寫完後，天已經亮了。他打了個哈欠，伸了伸懶腰，然後又沉思起來。

過了一會兒，他站起身，走到水池旁的櫃子邊，翻了一陣，找到一根大約一英尺的管子和一塊鉛。他用榔頭把鉛打成圓筒型，再塞進管子。他試了試它的重量和平衡，然後，把另一端把手用膠布纏起來。

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六晚上半夜前，阿佩爾站在「黑豹餐廳」正對面一家舊貨店門前的陰影處。不久，一輛豪華轎車開到餐廳前，布克和大衛從車上下來，大衛手裏拎著一個黑皮包，兩人一起走進昏暗的餐廳。

阿佩爾向四周望了望，確定沒有人，便衝過街，跳進黑色轎車裏，躺到後座的踏腳處，緊貼著前座的靠背。第一步！

不久，布克和大衛從餐廳出來，鑽進汽車，布克發動了汽車。

大衛打了個哈欠：「我們回到庫柏那裏去吧，然後，我們得去拜訪阿佩爾那

個傻瓜了。你想他會有錢嗎？」

布克哼了一聲說：「像他那種笨蛋，到哪兒去弄 1000 塊？也許我今晚應該幹掉他。」

「好吧，」大衛很隨便地說，「不過，那可不太容易，那小子挺有力氣的。」

阿佩爾輕輕坐起來，手中緊握著管子。大衛又打了個哈欠，凝視著窗外。阿佩爾舉起管子，狠狠地打在大衛的後腦勺上，大衛倒在汽車門邊。第二步！

布克嚇了一跳，右手伸進夾克，但阿佩爾的管子已經頂到他的右耳，他馬上僵住了。阿佩爾用戴手套的手從布克腋下拿出一把手槍，然後從大衛那裏拿出一把同樣的手槍。

「你逃不了的！」布克說，想扭過頭來看誰膽子這麼大。但是，阿佩爾用管子一頂他，他就不敢動了。

「開到舊沼澤路上去，」阿佩爾命令道。

舊沼澤路是一條已經被廢棄不用的舊路，幾乎很少有汽車在那行駛。

在舊沼澤路行駛了兩公里路後，阿佩爾命令布克剎車，然後把布克的頭向左邊一扳，說：「朝那邊看。」

阿佩爾打開車門，毫不客氣地把大衛推到車下，然後他伸手到前座的黑皮包裏，掏出一把鈔票，扔到大衛身邊。第三步！

又向前開了兩公里後，阿佩爾又命令布克停車。布克停下車，開口說：「朋友，我一直在想——」話還沒有說完，阿佩爾一管下去，打昏了他。阿佩爾把布克拖到路邊，從他口袋裏掏出那張有他簽字的借據。第四步！

阿佩爾飛速開回城裏，把庫柏的轎車停在他自己的汽車後面，他自己的車停在離「黑豹餐廳」兩條街的路邊。他把黑色皮包裏的東西塞進他自己的舊衣箱裏，然後，開著自己的車離開了。

阿佩爾在回公寓的途中做了三次短暫的停留。在離「黑豹餐廳」半公里的地方，他把黑皮包扔進垃圾箱內。

他的第二次停留是在一個公共電話亭，他撥通了「夜鶯俱樂部」電話，說：「給我找庫柏。」

庫柏馬上接電話說：「布克嗎？出什麼事了？」

「我不是布克，布克和大衛今晚拿了你的錢跑了。」

「你瘋了，」庫柏怒氣沖沖地說，「他們不敢，我會把他們全都搞死的——喂，你是誰？」

「他們遲到了，對不對？」

「可能汽車出問題了，你是誰？」

「汽車沒有出問題，也許你會在舊沼澤路上找到他們，他們就是順著那條路跑的。」

「聽我說，你——」

阿佩爾掛斷電話。第五步！

阿佩爾又開了一公里，然後停在另一個公共電話亭。他撥通警察局的電話，

對總機說：「請找狄克警官，有急事。」

「等一等，他一個小時前就下班了。不過，他可能還沒有離開辦公室。」

過了片刻，傳來一個清脆的聲音：「我是狄克警官。」

「狄克警官，我有布克和大衛的情報。」

「什麼？你是誰？」

「他們今晚拿了庫柏的錢跑了。庫柏發現了，開始追他們，他們在舊沼澤路上。」

「等等！等等！」

阿佩爾掛斷電話。第六步！

阿佩爾回到公寓，沒有遇見任何人，他把皮箱塞到床下，脫掉衣服，上床睡覺。他一覺睡到上午 8 點。刮鬍子的時候仍然很疼，但是，他勉強刮好，同時煮好咖啡。他吃了一頓丰盛的早餐，然後出去買了一份報紙。

大大的標題和庫柏的照片占據了頭版頭條：「夜總會老板，行凶時被捕，檢察官要求判死刑。」

還有很多報導，但是，阿佩爾只是簡單地瀏覽了一下。情況好像是這樣的：狄克警官和他的部下先遇到大衛彈痕累累的屍體，然後在過去一點的地方，看到庫柏正在朝布克開槍，一邊歇斯底裏地破口大罵布克是「騙子」。警察抓住庫柏，他拒絕回答任何問題，布克在送醫院的途中死去。警方相信，從那個神秘的電話及失蹤的錢來判斷，還有一位第三者，但是，他究竟是誰，卻無法查到，因為庫柏的敵人太多了。

阿佩爾把報紙扔到一邊，庫柏的事他已經不再關心了，現在他關心的是，他有權要多少皮箱裏的錢。對那筆錢，他並不貪心，他只想得到他應得的那份。

他拿出一張紙和一支筆，坐了下來。

首先，在「夜鶯俱樂部」被搶去的 20 元。那晚，他本來準備贏錢的，結果卻被庫柏騙了。如果是公平賠錢的話，他不可能輸掉 1000 元，那麼他能贏 1000 元嗎？碰碰運氣吧。他拿出一枚硬幣，扔在空中，道：「正面！」硬幣落在桌子上，果然是正面，於是他在 20 元下面加 1000 元。

現在，算他的皮肉之苦。他記得法院最近審判了一個案子，一位婦女斷了一根手指，得到 5000 元的賠償，另加 5000 元補償她的精神損失。當然，他沒有被打斷手指，可是也一樣是肉體受到傷害啊。爲了公平起見，他寫下了 10000 元。

大衛和布克辱罵他，這有損他的人格，阿佩爾知道，在法庭上，這類損傷人格的賠償，數目都很大。但是，他還是要公平，因此，他在大衛和布克的每句話下面，各加了 5000 元的賠償。

阿佩爾相信，如果庫柏欠他的這筆錢由追債公司出面要的話，人家一定會要 2000 元的追債費用的。現在他自己出面要了，等於自己當了自己的追債人，那麼，這筆追債費用也應該歸自己所有了。於是他又加上了 2000 元。

他一個星期沒有工作，損失了 80 元，這是自然要賠償的，他加上了這筆錢。但是，他花費在這件事上的時間也是很多的，至少有 25 個小時，如果按一小時

4 元計算的話，那就應該賠償他 100 元。

當然，阿爾比在這件事上幫了他的忙，應該分給他一筆錢。阿佩爾決定給他 1000 元，當然，怎麼個給法，還要仔細考慮，否則他可能全賭光了。

想起阿爾比，又使他想起那兩瓶威士忌，這筆錢也應該加進去。阿佩爾又想了一會兒，想出了一個理由。布克和大衛闖進他的房間，這屬於私間民宅，每次就賠 500 元吧，這就又增加了 1000 元。

他使勁想，再也想不出什麼名目了，於是他開始仔細地把那一長排數字加起來，總計 25207 元，包括給阿爾比的 1000 元。這就是全部的賠償數目。

阿佩爾從床下拖出皮箱，小心地把錢分類，各種鈔票一堆堆的，放了滿滿一餐桌。他細心地數著，仔細地核對。

他盯著最後的答案，深深地歎了口氣。他準備再花一天時間來考慮。因為，庫柏仍然還欠他 11 元 2 角 5 分——第七步還沒完呢！ -----(完)